宋宰輔編年錄/卷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八 孝宗皇帝 下 ◄

宋宰輔編年錄
卷十九　光宗皇帝

► 卷二十 寧宗皇帝

淳熙十六年 己酉

用實録修

三月甲寅，前宰相史浩授太師 自太傅、保寧軍節度使致仕、魏國公，授太師、依前官致仕

制曰：朕欽承内禪之丕基，寅紹中天之景運，行慶施惠，方布令以惟新，褒德録賢，在疏恩而宜渥。眷時元老，歷事三朝，盖揖遜之再逢，盍優崇之特異，誕敭顯册，播告昕廷。具官史浩忠肅而惠和，寬閎而温厚，皇圖首翊，獨高夾日之功，揆路薦登，深慰作霖之望，功成身退，德邵年高，惟甘盤舊學之臣，既尊榮之莫及，邁郭令中書之考，豈壽祉之可量。肆是纂圖，尤深注想，敬遵慈訓，用舉徽章，峻陞論道之班，俾正維師之位，寵仍兼於制閫，禮益厚於乘車，併衍真租，式昭異數。於戲！天下大器，念付託之匪輕，舊德元龜，方諮諏之是急，諒不忘於王室，必樂告於爾猷。尚罄厥誠，以荅殊遇。

光宗自乾道七年二月癸丑，自恭王立為皇太子，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，孝宗詔禪位，上即帝位。

三月甲寅，太傅、保寧軍節度使致仕浩，授太師。上既即位，詔求讜論，令學士院降詔：「卿被遇壽皇，亶為舊學，出入將相，宣勞二紀，當今耆艾，孰踰卿者？其悉條以上，

副朕傾渴之意。」公封事數千言，皆當世要務。孝宗移御重華宮，以宴處清閑，思見舊學，上為頒詔，諭賜御劄，紹熙二年二月，遣御藥楊舜卿撫問趣行。初，重華之召，浩引辭甚切，孝宗諭曰：「今與卿皆閑人，當衣褐見，何必求免耶？」詔乘肩輿入隔門，仍命孫定之扶掖，特改京官，朝退，次詣重華，孝宗從容謂浩曰：「與卿復得相見，既無嫌疑，足可為度歲計，毋亟言歸。」又顧浩曰：「卿輔朕初潛，親遇朕建朱邸、陞儲宮、登大寶，兩居相位，三入經帷，逮今三十餘年，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。」再對，奏：「陛下召臣，非徒使霑被寵光，亦欲少裨繼明之治，敢為四說以獻 —— 曰立天下之大本、平天下之隱難、收天下之人望、伸天下之直氣。」謂教皇子、備邊境、舉人才、受盡言也。上垂聽獎諭再三。五年四月五日，薨，年八十九。訃聞，孝宗及上震悼，賻贈有加，詔太師浩身居極品，又係至尊潛藩舊學，贈恤之典，禮宜優異，特追封會稽郡王。寧宗皇帝登極，賜謚文惠，御書「純誠厚德元老之碑」以賜焉，詔翰林學士樓鑰狀其行。

五月甲午，王藺知樞密院事、兼叅知政事 自太中大夫、禮部尚書除

紹熙元年正月，以尊號冊寶，加通議大夫

丙申，周必大罷相 自少保、左丞相、益國公，罷為觀文殿大學士、判潭州

制曰：「三孤洪化，允資弼亮之謨，十國為連，更賴蕃宣之略。任雖隨於內外，寵不異於始終，爰即昕庭，誕敷丕號。具官周必大量宏而識遠，德鉅而材全，文高黼黻之華，學富經綸之妙，忠勤體國，孜孜而無不爲，通敏濟時，綽綽乎有餘裕。繫天下之重望，結慈扆之深知，預大政而秉洪樞，迭司二柄，繇次相而登上宰，光輔兩朝，舜傅有助於詒謀，益贊克裨於繼治，肆升亞保，增峻元台，股肱良而庶事康，方觀成效，紀綱張而衆目舉，甫立宏規，俄遽露於需章，願亟還於相印，諭旨丁寧而莫奪，陳情堅確而弗移，既雅志之重違，在茂恩而宜厚。是用付以長沙之巨屏，俾作牧於上游，寵以書殿之大名，仍通班於左棘，罔替眷懷之渥，式昭體貌之優，進退有光，觀瞻咸聳。於戲！作舟楫汝用，惜不為於朕留，毋金玉爾音，尚素殫於我告。勉祇明訓，益　　外庸。」

必大自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，十六年正月拜左丞相，是年五月罷，入相二年餘。時右諫議大夫何澹論奏左丞相周必大不公不平不正之罪有十，伏望亟賜罷斥。詔周必大弼諧初政，求去甚力，已除觀文殿大學士、判潭州。殿中侍御史范處義復奏：「欲望因其辭免，特從所乞，併罷職任，以少保奉祠歸里。」從之。紹熙元年十月，以少保、充醴

泉觀使、益國公周必大判隆興府。二年正月，留正奏周必大再以祠請，上曰：「必大堅不肯出，此果何意？」正奏：「或為當時言者尚在，未敢輕出。今與除職奉祠，又恐或招人言。」胡晉臣言：「祖宗時，前宰相在外奉祠，未有不帶職者。」上曰：「俟郊禮後旋議除職，乃所以保全之。」七月，除觀文殿學士，判潭州。三年三月，復觀文殿大學士。寧宗即位，除少傅、醴泉觀使、益國公。

少傅制曰：「朕祇膺駿命，寅紹丕圖，舊弼偃藩，甫遂内祠之佚，霈恩進律，爰升亞傅之崇，乃輯羣工，用孚渙號 具官周必大道隆而德備，實茂而聲閎，自有書契以來，悉能該綜，首以詞章之選，入踐清華，西掖北門，周旋累歲，髙文大冊，震耀四方，逮參秉於事樞，肆進專於國柄，謀謨經遠，任社稷以不疑，精神折衝，撫華夏而咸肅，久辭相印，起殿帥垣，乃為緑野之游，自適東山之志。眷冲人之嗣服，方歌求助之詩，想元老以興懷，嘗下乞言之詔，茲頒異數，就陟孤卿，夏篆通簷，班浸髙於左棘，衮衣赤舄，禮增煥於三槐，仍衍故封，併加真食。於戲！嘆股肱之美，庸加二公洪化之名，進藥石之規，式究致君澤民之蘊。尚孚明命，毋有遐心。」

紹熙元年 庚戌

七月甲寅，葛邲叅知政事 自宣奉大夫、同知樞密院事除

胡晉臣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、給事中、兼侍讀除

王藺樞密院使 自知樞密院事除

乙卯，留正左丞相 自宣奉大夫、右丞相，遷金紫光祿大夫除

制曰：「朕紹承丕緒，躬覽萬機，朝廷以正百官，允賴表儀之建，人主之論一相，尤嘉輔翼之勤。維時鴻碩之才，積有弼諧之效，肆疇重望，載陟上台，播錫制縉，亶孚朝路。具官留正性端而識邁，志廓而量夷，奥學逢原，究賢哲經綸之蘊，英猷致遠，達古今平治之方，自膺慈極之深知，徧躐中朝之華冑，出則顓臨於藩閫，入則參掌於鈞樞，維石之具民瞻，踵登次輔，飛龍之位天德，首賴成模。暨浸閱於歲年，深究勤於朝夕，氓編輯穆，邊瑣晏清，以脩百度，則職業畢興，以劭三農，則雨暘咸若，有嘉乃績，宜服予恩。是用榮持魁柄之崇，就領冢司之重，代天理物，圖成無改於前規，佐王均邦，顓任彌高於列辟，仍衍圭畱之富，申陪封戶之眞，峻乃文階，懋茲徽渥，併從輿望，式示眷

懷。於戲！為政而執其中，朕每恪遵於舜命，作相而置諸左，爾思永靖於商邦。既能先正乎心術之微，故克盡合乎公道之美。勉祇丕訓，益底茂勳。」

正授左丞相、兼監修國史、提舉編類聖政。時右相虛位，公屢以為請，上曰：「古者多任一相；今方責成於卿，宜體朕意。」公與同列奏事後殿，上謂：「公等可各具當今為治先務，數條來上。」公上疏陳五事，上深納之，多所采用。八月，進呈安奉壽皇玉牒、日歷，積階授特進。先是，是年春，奏事留身，乞建儲，上曰：「且待商量。」後累入奏，上雖納公奏，未果從也。二年冬，上以心氣不豫，未能視朝，時外議洶洶，公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，入則具言朝廷無事，以安上心，出則報行得旨，合處分事與中外除目以安人情，歲則辛亥，蓋初郊之季也。十二月，公爵進封申國公。三年三月，上病浸平，公懇祈歸政，上力留公，臺臣亦合辭奏，言近者聖躬愆豫，留某維持紀綱，忠勤備至；今陛下初御內殿，幾務方繁，非宰臣求去之時，乞宣諭公，俾安相位，遂不得請。十二月，進呈安奉壽皇聖政，授公少保、衛國公，累辭而後受。四年，有李端友者，以椒房之親，內批除郎，公以御筆繳還，上不納，公執奏不奉詔，遂納之御榻而退，三月，以葛邲為右丞相，四月，有旨召姜特立，公言：「唐憲宗時，李絳不與吐突承璀共立於朝，特立向知閤門事日，臣為右相，嘗列其招權之狀，特立奉祠而去，已經四年，今既召還，臣合罷相，與李絳一同。」遂居家待罪，越七日，不報，遂出國門，乞解機政，奏言：「陛下近年，不知誰獻把定之說，遂至每事堅執，斷不可回，臣居家八日，出門三日，並皆不報，此把定之説，誤陛下也」云云，復不報，乃次范村僧舍，自是徂冬，凡五閱月，上寤，遂寢特立之召。公生日，遣中使持詔賜生餼如儀，於是壽聖皇太后年登八袠，羣臣請上尊號曰「壽聖隆慈備福」，將以冬至恭上冊寶，詔以公為禮儀使、攝太傅，令宰屬諭旨，使者相望，趣公以歸，入見，上大喜，凡累月有疑而未決之事，數日施行殆盡，是日，車駕過北宮，時雪隨應，以册寶禮成，授公少傅，進封魯國公。 林大中狀其行

少傅制曰：「宅百揆以奮庸，莫重上台之任，立三孤而洪化，載崇亞　　之聯。朕肇纂丕圖，恭修庶政，既趣還於大老，爰特畀於隆恩，錫以言緡，格於公聽。具官留正器深識遠，才鉅量宏，博極羣書，貫古今而有用，迪知九德，參上下以盡誠，繁機久試於登庸，成績具宣於燮理，自持魁柄，久罄忠謨，勤勞先四近之班，進退凜大臣之節，瞻巖石之峻，方推師尹之賢，歸衮衣之華，彌著我公之懿。屬當臨御之始，尤賴經綸之長，堯舜陳於王前，固非無道，蕭曹安乎海內，實在同心，百度期於畢修，衆職資於總領，念倚毗之滋厚，豈褒陟之可稽？是用升崇左棘之班，仍宅冢司之任，篆車加貴，庸新朝路之儀，茅社增光，併衍户租之賦，茲符僉議，匪曰私恩。於戲！左右得其人，方藉調娛之

助，居處必以禮，尚殫輔贊之勤。繄在元臣，詎煩深詔。」

五年正月，葛邲去位，時孝宗服藥，上以病未能省覲，公與知樞密院事趙公汝愚等，日以為言。五月戊辰，孝宗疾勢日亟，公與同列求對，侍從、臺諫隨入殿庭，力請過宮，上拂衣起，公引上裾泣諫，同列及侍從、臺諫從至福寧殿門，上亟還內，公退，上疏極論今日亡國之事，其大有四，皆人所不敢言者。六月戊戌，孝宗升遐，癸卯，大斂，百官在廷俟　　成服，車駕未至，中外洶甚，公與同列謀請太皇太后垂簾，奏知壽皇之喪不可無主，祝文稱「孝子嗣皇帝」，宰相不可代行，乞降旨立皇子嘉王為皇太子，權監軍國事，代行祭奠之禮，太皇太后不肯，出與同列屢乞奏事，不報，乃入奏乞立嘉王為皇太子，言：「臣等伏見近日中外人情不安，興訛造謗，無所不有。臣等朝夕思所以為鎮壓之計，莫先於重國本，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。」又奏擬指揮，乞御筆批依，付學士院降詔施行，奉御批八字，公與同列即再請對，不報，乃復奏，言立儲事不可緩，望睿明獨斷，速賜施行，至是奏凡四上，不報，公即出國門，上表乞致仕，其末曰：「願陛下速回淵鑒，追悟前非，漸收渙散之人心，庶保靈長之國祚。」識者知公惓惓之忠也，越二日，太皇太后命皇子嘉王即位於重華宮，尊皇帝為太上皇帝，以公為大行攢宮總護使。

初，公主議謂：「上皇以疾不能主大行皇帝之喪，宜端默三年，立皇子嘉王為皇太子，權監軍國事。若終喪後，上皇未有倦勤之意，則當復明辟。如議內禪，則皇太子可即皇帝位。」既而趙公汝愚欲因左司郎徐誼、尚書郎葉適，遣韓佗胄通巨璫張宗尹、關禮，使以內禪奏請於太皇太后，公謂：「建儲降詔之命未下而遽及此，情禮未安，兩宮父子之間，他時有難處者。」議論不合，入奏，復不報，遂力求去，及太皇太后命上即位，上頓首固辭，太皇太后令內侍扶掖上出簾，以黃袍加聖躬，上遜避，顧謂趙公汝愚曰：「恐負不孝之名。」群臣再三祈請，上却位，移時而不坐，其後侍郎鄭是言：「陛下自臨御以來，不以天位為樂，而以未見兩宮為憂，中外皆知陛下本心，非利於有天下。然上皇之心猶有未釋然者，是以陛下未得盡子道也。」又言：「仁祖初建東宮，不以為喜，而以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為憂，今陛下踰年於此矣，而問安視膳之敬，猶未獲伸，諒聖情思慕之切，當又甚於仁祖。」上納其奏，愀然久之，蓋公之所慮者，在是也。

先是，孝宗大漸，謂太皇太后曰：「宰相須是留某，不可輕易。」寧宗即位，入謝，太皇太后曰：「公公在日，只知重留丞相，聞已去，可速宣押。」乃賜御札入庚牌，遞遣內侍二員，水陸並進召公，且令所至勸進，公即同使者入見，賀上初登天位，誠為宗廟社稷計，上曰：「方賴協贊，以起治功。」是時，上居行宮，主大行皇帝之喪，公請車駕一出，慰都人之心，定壽康宮於南內，撤去所增禁旅，以安中外，悉從公奏也。輔臣

皆次遷授，公少傅，公控辭不拜，章五六上，復言：「國步多艱，壽皇厭代升遐，上皇抱疾不出，太皇太后因立陛下以安宗社，陛下勉狥羣情以登大寶，正宜遇事從簡，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，然後可以立國，誠非頒行封爵之時。」上從公請。《行狀》

十二月乙酉，王藺罷樞密使

藺自淳熙十六年正月除叅知政事，五月除知樞密院事，是年七月拜樞密使，是月罷，執政幾二年。御史中丞何澹言中外喧傳樞密使王藺之弟 —— 萊，知池州貴池縣，暴狠不法，凌蔑州郡，郡守張金乞行迴避，語併及藺，詔王萊降一官放罷，而藺亦乞奉外祠，從之。三年四月，通奉大夫、提舉洞霄宮王藺奏以臣憂病之浸，乞收還除職帥蜀恩命，遂與職名，依舊宮觀。先是，王藺降充資政殿學士，至是復觀文殿學士，尋又降充端明殿學士。四年三月，除知江陵府。寧宗即位，除資政殿大學士、知潭州。

丁亥，葛邲知樞密院事 自叅知政事除

胡晉臣叅知政事、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除

三年六月癸卯，晉臣免兼同知，從所請也。

紹熙三年 壬子

六月辛丑，陳騤同知樞密事 自禮部尚書除

騤，字叔進，台州人。

紹熙四年 癸丑

三月辛巳，葛邲右丞相 自光禄大夫、知樞密院事，遷特進除

制曰：「朕纂紹皇圖，宣昭聖治，深惟輔弼之任，當盡忠誠之謀，爰簡蓋臣，要先心術之正，俾司宰柄，實贊政幾之繁，肆擢自於元樞，汔奮熙於百揆，誕揚制綍，顯告廷紳。具官葛邲博大沈恂，靖恭純裕，學該行備，居循先哲之規，識遠用宏，動契經權之會，粤繇實茂，寖展謨明，稔殫政路之勞，陞總事機之祕，副予隆委，逮此累時，嘉素蘊之

既攄，允具瞻之攸屬。茲懋經於邦典，適崇建於台司，宥密而單厥心，聿觀成績，彌縫而藏諸用，允藉宏猷，是用釋本兵之權，居次輔之位，俾同寅於朝廟，期納誨於夙宵，仍文階采邑之增，示厚禮徽恩之備。於戲！觀左右惟人之誼，固在於協心，思旦夕承辟之勤，勿忘於勵志。無輕去就，以共圖於治効，庶幾休顯，而克邁於前賢。尚服訓言，式對褒命。」

同日，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自叅知政事除

陳騤叅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

是年七月，通議大夫、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，尋卒，贈金紫光禄大夫，資政殿大學士致仕，告詞畧曰：「天賦純誠，世推厚德，仁者必勇，立朝多蹇諤之風，正而不他，致主盡忠清之節。」謚文靖。

同日，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

制曰：「西漢以同姓疏封，不在公卿之位，東平以至親輔政，厥由聲望之隆。惟我本朝，尤厚皇族，始則優加禄爵，曾弗任於外廷，後雖並用親賢，亦無踰於法從。茲開宥府，蓋得宗英。具官趙汝愚派出天潢，望高國器，早隨寒雋，首冠於儒科，出在蕃宣，久臨於蜀部，侍經帝幄，選士貢闈，皆故事之所無，在爾身而兼備。爰以樞極之寄，託之肺腑之親，必有若人，乃堪大任，匪固私於異渥，將深慰於公言。噫！開國以來，未有今日非常之寄，本兵至重，當展平生有用之才，以增磐石之光，以壯維城之勢。」樓鑰詞

汝愚，字子直，開封祥符縣人，太宗皇帝元子漢王元佐八世孫。祖申公不求，自南渡來，嘗監饒之餘干酒稅，後遂家焉。乾道二年，汝愚以鎖試奏名，孝宗親擢為第一。

紹熙四年，以吏部尚書知貢舉。公之為吏部尚書也，當光宗即位之三年，因郊感疾，而五日一朝之禮少輟，至誕節、冬至，車駕皆不過重華宮，公對便殿，極誠諷諫，光宗開悟，獨懼孝宗意或不樂，乃諭公先以此意奏禀重華，公舊以宗姓，與嗣秀王伯圭善，乃力請嗣王調護兩宮，於是兩宮之情遂通，光宗乃率中宮俱詣重華，從容終日，都人大悦。是月，遂除同知樞密院事。《行狀》

方公自蜀召還也，孝宗内禪之議已决，聖意盖有所屬，而殿中侍御史范處義忌之，甫入

脩門而不果入。公嘗以本朝名臣議論，自建隆以來，迄於靖康，以類編次，後成三百卷，遂奏請擇其中尤切於治道者為百五十卷上之，孝宗嘗諭宰臣周必大等曰：「治道盡在此矣。」洎公進登樞筦，故事詣重華宮，方叙謝，孝宗曰：「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，乃國家盛事。卿在蜀時所進奏議極好，朕嘗謂此書可與《資治通鑑》並行。」故嘗易名其書為《治道集》，蓋用孝宗獎諭之語也。同上

監察御史汪義端奏：「臣伏見以降聖旨 —— 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。此國朝典故所未嘗有也。臣詳考得宗室之不為執政，祖宗法度守此至嚴，原始初之立意，决不苟然者；是以《中興會要》具載紹興六年正月内，高宗皇帝聖語有曰：『唐用宗室為宰相，本朝宗室雖有賢才，不過侍從而止，乃所以安全之也。』又具載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内，宰執進呈，乞以軍器監子厚暫權吏部侍郎，宰臣秦檜有曰：『今日宗室所宜崇奬，令聚於朝。』高宗聖語有曰：『宗室之賢孝，如曾中科第，及不生是非之人，可置行列，如寺監、秘書省皆可處之。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，其慮甚遠，可用至侍從而止。』大哉聖謨！昭如日星，正今日所宜謹守而不渝。雖以壽聖皇帝雄略遠馭，立賢無方，唯才是用，唯於擢用宗室，則一守高宗聖訓，未嘗處之以為執政也。用宗室以為執政，尤失防微之意。陛下所以用汝愚者，豈以其曾為大魁，有異於其他宗室故，特越常彝而用之歟？臣謂科目高下，亦出於一時偶然耳；祖宗典故，乃一切不暇問，無乃酬之大甚而予之大過乎？崇寧間，有子崧者，禮部奏名為第一，賜進士出身，除從事郎，職官差遣，是亦有科名矣，宣和間為侍從，以忠言忤權貴，出知淮寧府，適當靖康京都之變，慷慨誓起諸道勤王師，以復世讎，堅守淮寧，迄保境土，親為書數千百言以責偽楚張邦昌，及姦臣徐秉哲等，遂翊高宗以中興。高宗當擾攘之時，而遂任以本兵之柄，其誰曰不可？然而不過一除為徽猷學士，再除為端明殿學士而止，夫子崧之科名，豈不少類於汝愚，而忠義功勞則過之，高宗未嘗除為執政，聖慮可謂甚遠。」不報。義端更不赴臺供職，遂除為軍器監，義端辭，詔與郡。《實録》

初，公之知貢舉也，時監察御史汪義端為參詳官，險薄專横，好為異論，公每抑之，故公同知密院也，公方援高宗聖訓控辭，而義端挾貢闈私憾，論公新除不當，光宗為遷義端列寺少卿，而給事黄公裳復論義端，罷之，公愈不安，凡十三疏力辭，光宗於是謀之孝宗，乃宣諭宰執，令召當筆學士，申諭朕意，明言高宗聖訓，所以沮秦檜之姦謀，故詔語有云：「若乃紹興之故實，盖有為而言：况我壽皇之疇咨，欲播告於衆。」盖述兩宫之意也。公自初除，閲二十六日始拜命。《行狀》

七月壬午，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、同知樞密院事除，仍進封開國公。五年七月己

巳，兼參知政事

制曰：朕延登樞臣，方務親賢之並用，擢專兵本，豈以日月而為功？式隆磐石之宗，益聳維巖之望。具官趙汝愚僊源有自，天分素高，發之以塲屋之聲名，博之以師友之問學，論思禁路，有眞爭臣之風，鎭撫藩方，著古循吏之績，望之堂堂，折而不撓，玄齡孜孜，知無不為，卓爾士夫之間，居然公輔之器，頃為儲寀，已知許國之忠，茲貳機庭，尤見愛君之篤。俾陞宥府之長，密贊中宸之謀，增衍真腴，併昭異數。噫！三軍五兵之問，雖未至於朝堂，一日萬幾之繁，正有資於帷幄。朕方越拘攣而圖任，爾其勉忠力以赴功，惟既厥心，同底於治。樓鑰詞

十一月，慈福宮册禮畢，轉太中大夫。

制曰：「迺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，朕帥中宮，從以婦子，朝於重華，獲陪親尊，上顯號於王母，惟一朝四世，非常之休，則亦二三股肱，克相孝治，以輯盛儀，可無茂恩，昭示褒律。具官趙汝愚任重而道遠，經明而行修，瞻言累朝，篤叙同姓。然自熙寧以進士對策，而卿始以讜議冠群英，自治平以儒臣本兵，而卿始以雅望位三事，卓爾不群，百年而後見之，朕甚嘉焉，屬茲成禮，盍圖爾功，維昔太任，儀刑姜姒，功在十亂，德在二南，於是周公推本徽音，作《思齊》之詩以歌之，而仲尼定為六藝，　　信萬世，朕今逮事過於成王，緊卿特書不在周公之下，疇勞進秩，實應經誼。噫！繼自今卿其家人，陪朕歲上萬年之觴，顧不偉歟？」 陳傅良詞

公在樞庭，每進對，詞婉而切，彌縫甚至，大抵多主調護，雖同列所陳不無扞格，及聞公奏，聖情即悟，屢有翻然夙駕之意，不幸閒言易入，作而復輟。五年五月，孝宗疾勢浸劇，光宗方御後殿，丞相留公正率同列力請過宮，不從，明日，留公等待罪，光宗有旨宰執並出，於是俱出浙江亭俟命，而留公徑至六和塔，孝宗聞之憂甚，使諭宰執入城，且有始終扶持之語，公等乃復歸第。六月戊戌，夜，孝宗大漸，光宗既不出延見大臣，宰執不得已退，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，是時人情洶洶，中外阻絶，無所用力，公遂與中書謀請憲聖垂簾，權主喪事，憲聖問，知有典故，始　　旨令朝廷施行，是日乃成服，於時事勢危迫，思所以計安天下，無若建儲，公與宰執同入劄子，請早定儲位，以安人心，不報，再請，乃付出批云：「甚好。」公再乞御筆下學士院降詔，但付出御批「歷事歲久，念欲退閑」八字，自是連日繼請，降詔之命竟不下，數日，復奏，而牘尾有御批，留公大沮。七月辛酉，朝臨，忽踣地，退，治去計。先是，孝宗疾勢彌留，京口諸軍妄疑朝廷秘不發喪，欲相率縞素向闕，遠近惶惑，至是建儲之請既格，而留公又欲引去，

公自度不得辭其責，乃亟謀贊成內禪之舉，公嘗與殿帥郭杲論京口事，知杲忠實，可共謀國事，獨患未能達意於杲，使備宿衛，聞工部尚書趙彥逾嘗有德於杲，公亟使言之，杲欣然聽命，公即折柬報留公措置已定，願少留，不聽，留公夜潛去，由是人心益搖，時慈福宮內侍張宗尹與閤門韓侂胄厚善，公乃使侂胄以內禪之議附宗尹入奏憲聖，憲聖宣諭，令公且耐煩，公心知憲聖有主張，意明日再遣侂胄，復申前請，侂胄又令宗尹附奏，亦竟不得要領，適遇提舉重華宮闕禮，嘗久事孝宗，禮問知公意，令侂胄少俟，即入泣告憲聖，以趙知院亦有欲去之意，憲聖大悟，遂命闕禮　　旨，令侂胄諭公，所請甚好，甲子，禫祭，因請憲聖垂簾，公與同列奏，言請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，尊皇帝為太上皇帝，憲聖稱善，時關禮先以憲聖命，請上入簾下，憲聖勸上即位，上稽首固辭，憲聖命內侍扶掖出簾，屝以黃袍加聖躬，上屝却之，顧謂公曰：「恐負不孝之名。」公曰：「天子當以安社稷、定國家為孝。今萬一有變，亂卒起，當置太上於何地？陛下尚得為孝乎？」上被黃袍，却去不坐，公率同列再拜稱賀，乃引殿帥郭杲、步帥灄仲入賀，杲、仲先退，如祖宗故事，分兵宿衛南北內，少頃，上詣几筵燒香，哭，盡哀行禮，久之，公等再三祈請，上始就御坐，百官起居，退，親行禫祭之禮，頃刻之間，群情欣慰，中外俱定，光宗內出禪位手詔，丙寅，大赦天下。始，孝宗違豫，上下憂懼，興訛造訕，異議沸騰，褒揚有歸正人潛謀為變者，若非聞赦解散，必大貽朝廷之憂，於是人益知內禪之舉為不可緩云。是月，權參知政事。行狀

公之遷知院事也，以車駕久不至北內，及武興吳挺物故，未有主帥，日久憂懼，堅辭不拜，時朝廷將以長至奉上慈福冊寶，而左丞相留公正以論姜特立，待命於郊，累月不召，右丞相葛公邲又方被論，請去，中書進擬差禮儀使，光宗面命公為之，公對：「冊禮重事，故皆以宰臣為使；今陛下捨兩丞相而用臣，恐事體太輕，非陛下嚴奉祖后之意。乞於兩丞相中選差一人。」光宗許差留公，公即請降旨，差中使宣押，及遣宰屬往諭旨，且請冊禮前先詣重華，於是留公復相，長至前五日，車駕過宮，都人大悅，冊祀成，有旨趣召公受告，公復奏曰：「稽違恩命，臣罪大矣！然能用臣言，臣敢不拜。今陛下已過宮，留正已復相，惟是武興久不置帥，恐貽朝廷西顧之憂，陛下除帥，臣即受告，不敢復辭。」光宗欣然許之，公乃拜命，竟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。

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 自通議大夫、吏部尚書除

端禮，字處恭，龍游人。

紹熙五年 甲寅

正月，葛邲罷右丞相 授觀文殿大學士，依前特進，判建康府

制曰：「咨股肱於揆路，實司庶政之權，付管鑰於陪都，式藉重臣之望。惟時近弼，久位中朝，茲祈解於繁機，肆出膺於隆委。誕敭制綍，敷告廷紳。具官葛邲迪行忱恂，賦資温粹，早遇光華之治，浸預秘謀，雅輸輔翼之勤，尤嘉舊德，逮徧更於二府，爰顯陟於中台，休休有容，本務彌縫而藏用，謙謙自牧，乃希明哲以保身。雖疊聞議者之言，顧敢替相臣之禮，勉留備至，懇退彌堅，朕審其累奏之莫回，念其在公之盡瘁，用頒宸指，俾釋宰司，書殿隆名，班特高於儒學，帥藩要地，任增重於居留，體貌斯全，眷懷惟厚。於戲！觀納誨之益，置諸右以俱宜，思告猷之忠，順於外而勿怠。其承予命，往集爾庸。」

邲自紹熙四年三月拜右丞相，是年正月罷，入相不及一年。時聖體違豫，諫官章穎論葛邲疏十餘上，俱不報，至是遂罷相，判建康府，尋改授隆興府。寧宗即位，下求言之詔，自觀文殿大學士、醴泉觀使，除保信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後以贈少師、寧武軍節度使、衛國公致仕，配饗光宗廟庭。